

## 第四章 跨文化適應現象

在第二章伊甸在蘭塔的服務與第三章伊甸基督教信仰之後，本章將以第一章提及的文化間傳播為主軸，探討文化間傳播的特性，進而分析第二章與第三章中文化間傳播的現象，以及筆者參與觀察的結果，最後再呼應第一章第四節的文化相關理論。

首先探討不同文化相接觸時所產生的文化認知現象，並且分析錯誤的文化認知將造成文化間溝通的衝擊。其次分析語言和文化的關係，語言如何產生或反映一個文化的內涵。這個部分又可再分為兩條支線來探討，一條分析相同語言之間的不同文化世界，另一條則切入不同語言間的兩個文化世界。最後則按文化接觸的時序，進入跨文化適應的部分。在跨文化適應之前勢必面臨文化認同的問題，而在確立了文化認同之後，跨文化適應便只剩下跨文化時的反應，與面對文化時的態度問題。

### 第一節 文化認知

在第一章第四節中所提及的文化認知裡，可知偏頗或錯誤的文化認知會導致文化間溝通的負面衝擊。有關刻板印象的文化認知現象，不僅出現在跨國族群之中，也出現在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如同第三章第二節有關同工和基督教信仰的關係裡，志工發展中心的老工 D，在進入伊甸工作之前，對基督教與基督徒也帶有刻板印象，她說：<sup>35</sup>

---

<sup>35</sup> 以下為同工 D 受訪內容。

如果說我還沒有認識他們的話（指中心同工），我的想法會跟我朋友他們其實是一樣的，覺得基督徒很乖很信上帝，很信而且是太信了，然後會覺得好像他們沒什麼朋友的感覺，就是比較錯誤的想法。（認識中心同工之後）他們很快樂，就是很單純的人，不一定都很乖，就是他們還是會去玩。目前我認識的很信上帝，就什麼事他們都可以跟上帝扯上關係。那時候的覺得他們（泛指基督徒）的信是上帝說什都是對的，就是迷信，拿如果台灣來講就是迷信。可是現在認識是會覺得說，知道說上帝不一定是給你好的，也會有魔鬼來阻擾什麼的，有時候有些路還是要自己去走，只是他會給你一個精神上的依靠，差別應該在這邊。

同工 D 由於進入伊甸工作，而得以和基督教基督徒有更進一步的接觸，在更了解認識之後，也扭轉了原先的刻板印象。但同工 D 的家人與朋友，對基督徒仍舊存有普遍的刻板印象，也正是因為週遭朋友與家人的反應，讓同工 D 對信仰基督教有所疑慮。她說：<sup>36</sup>

因為我之前有一段時間心情很差，然後我那時候都會跟大家說，我可能跟同工 B 說或跟永祥哥說，然後他們就會帶著我做禱告。然後其實我不一定聽得懂他們禱告的內容，只是就是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心裡面很溫暖，就溫暖起來這樣子。然後我就會跟我家人或跟我朋友說，然後就說我以後有可能，我覺得我自己有可能，如果在繼續這樣的環境相處下去的話，我覺得我有可能變成基督徒。然後他們就說不會吧，不能想像你變成基督徒怎麼樣。因為我覺得他們不了解，他們會覺得基督徒給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很乖，然後就不能亂出去玩，那我給朋友的感覺是我很愛玩，可能會去喝酒什麼的，他們就說不可能吧，妳不可能，就有點像是我會變成尼姑吃素這樣絕不可能一樣。我覺得應該是說，因為他們就是不了解，然後他們可能會覺得，

---

<sup>36</sup> 以下為同工 D 受訪內容。

好像基督徒就是跟我不搭，然後就可能他們會覺得，好像所謂基督徒，好像就是他很信很信很信這個，什麼都是上帝說什麼上帝說什麼，他們就覺得好像我不應該變成這樣的人，他們會覺得很可怕。

由同工 D 的經歷可以突顯出刻板印象對人產生的影響，當然刻板印象未必都是負面印象，但確實都是過度簡單、過度概括與誇張化的產物。同工 D 自己也是因為進入伊甸工作的緣故，才得以扭轉自己對基督教基督徒的刻板印象。但是要更進一步去改變她身旁的家人與朋友對基督徒的刻板印象，似乎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足見刻板印象對文化溝通造成一定程度的障礙。

正如同筆者於第三章第三節的訪談內容整理，談及志工 D 由於小姑姑是基督徒的緣故，進而對基督徒有所接觸與認識，但這個第一次的接觸卻讓他留下不好的印象，致使他對基督徒產生以一概全的現象。即使他也有意識到自己對基督徒有所謂的刻板印象，但在沒有更深入地認識之前，仍難以跳脫出這個不甚良好的印象。他說：<sup>37</sup>

其實我本身對基督教沒有很好的好感，因為我的小姑姑她是基督徒。那她因為基督徒所以就每個禮拜天一定要去教會，然後又要奉獻，因為她本身就是有點躁鬱症之類的心理的，那信了上帝以後也沒有比較好一點，那有時候也是蠻嚴重的，而且她不參加就是我們過年拜拜，或是拜過的東西不吃，那是初期。那時候我就對基督教就是一個很反感的，反正只要是基督教我就覺得沒有什麼好。我覺得或許是她的原因是第一個，第二個原因是我覺得他們太過於把自己的東西用在別人的身上，就是有點走火入魔或者是過度地信仰。我覺得這個宗教不會不好，因為我覺得什麼東西信仰都是所謂的想法改變你的行為，就是說你覺得生活會更好，那生活就會變好，我相信這一

---

<sup>37</sup> 以下為志工 D 受訪內容。

點。但是我不相信他們就是把什麼事情都套到上帝，有些時候我會覺得他們是逃避，就是自己解決不了就丟給上帝。因為我個人是相信就是你所要做你就可以做到，而不是相信靠上帝就可以做到。所以我對基督徒的想法就是他們就是逃避，或者是也不是說每個人，是沒有說每個人，就是有些時候他們會給我感覺就是上帝就是無限上剛，就什麼都上帝什麼都上帝，所以我很討厭這個。

志工 D 由於有意識到自己對基督徒產生以一概全的現象，故可避免走向更深的偏見一途。一旦偏見產生，接踵而來的詛咒、規避、歧視、人身攻擊甚至滅族等不同程度的態度與行為，定會釀成文化間溝通的悲劇（陳國明，2003，頁 96）。

比較同工 D 和志工 D 的情形，可知兩人原先對基督徒都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認為基督徒很迷信上帝，且兩人也都有更進一步接觸基督教的機會，只是一為印證自己的刻板印象，一為扭轉自己的刻板印象。志工 D 因為小姑姑的因素，更加深刻刻板印象中的負面印象，但同工 D 則因為進入伊甸工作，而反轉了刻板印象裡的負面程度，甚至認知自己過去的錯誤印象。由此可知，接觸的對象即便是單一個體，都有可能形成他人心中一個群體的形象。

## 第二節 語言與文化

語言所表達的文化價值取向，在筆者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也有深刻的體會。由於筆者並非基督徒，故對於基督徒所使用的許多信仰上的辭彙，不僅不明其意涵，也進而衍生出語言與文化的疑惑。原來即便是使用相同的語言，依舊存有不能理解的文化內容在。

譬如筆者在第三章第二節的訪談內容裡，志工發展中心的同工朱永祥，在提到對志工接觸信仰的期待與台灣現在基督教會的生態時說到：<sup>38</sup>

我當然還是會希望這些志工們可以認識耶穌嘛，一定會，所以你看我很多小動作就會跑出來，就是說一起禱告啊，用一些有趣的方式來禱告。因為台灣在傳福音的過程裡頭，都會遇到一些困難。早期他可能會覺得它是外來宗教，他可能是不祭祖，所以它是被排斥在外，反正就是很難就對了，要傳福音是很難的事情。然後又加上台灣的基督徒不學好，搞不清楚狀況，然後就一天到晚跟別人辯論，要不然就一天到晚覺得他自己是真理，所以其他的都是假的，或者是不好的，或者是爛的，或者是他們是偶像，然後就對立，對立你還想信耶穌嗎？然後又加上基督徒，台灣的基督徒有個現象，就是他只在乎你有沒有信耶穌，你信完耶穌他也不理你了，你在政大有聽過團契向你傳福音嗎？它就是封閉，它太封閉了，就好像它只會把門關起來自己愛，喔彼此相愛自己來這樣。可是你卻看早期的教會就是兩千年耶穌當年的那群教會，不是這樣子的，它做了很多社會福利的工作，它開始開了孤兒院，早期兩千年最大的就是，讓那些孤兒寡婦有飯吃，它很在乎這種事情。可是現在的台灣教會不在乎這種事，它只在乎這個人有沒有信耶穌，在精神形而上的上面去研討，在實際或形而下的事情都不注意這樣子，那別人相對本來就是一個看不見的，那別人怎麼知道上帝愛我呢？

這段話中，就可以看到幾個基督教用語辭彙，如傳福音、偶像與團契等。「福音」雖可算是常用語，但非基督徒也未必明白其中意涵。楊東川（1995，頁120）指出「福音就是宣佈上帝國成全了舊約所應許的福音的實現，開始自耶穌的講道宣揚上帝國的福音，耶穌的講道比在舊約聖經所能表達的更加清晰明顯，祂不僅宣揚上帝國，祂本身就是上帝國的臨在顯明。」單就這一段有關福音的說明，也

<sup>38</sup> 以下為朱永祥先生受訪內容。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足以反映出基督教的文化與使用語彙。「偶像」在基督教中的解釋也不同於日常對話裡的意涵，此處的偶像是指「以人造的贗品代替真神」之意（楊東川，1995，頁 59）。此外在筆者初次接觸「團契」這個詞彙時，只能就語意情境，臆測團契屬於名詞，但在筆者訪談過程中，才逐漸明瞭團契既是名詞當一個團體聚會解，也是動詞當參與這個團體聚會解。

再看同一節中，中心同工 A，原為一個民間信仰的人，在接觸基督教進而成為基督徒的過程裡，逐漸出現語言使用上的轉變現象：<sup>39</sup>

事實上我在這邊工作的時候，很多人認為我是，就是基督徒，可是我說我不是，他說你不是，然後呢是啊是啊我不是，我還會很開心是啊是啊我不是，我是慕道友，那時候還覺得慕道友就好了，還很開心那種感覺。然後啊你為什麼不是，就講啊，然後就說我不想要決志，因為我覺得決志是一種簽約的感覺，我不喜歡那種感覺。

祂這麼能等讓我覺得還蠻意外的，真的是一定會等到，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祂會揀選那個小朋友的話，你會被祂揀選到的時候，祂會用盡任何方式去選到你會等到你，我是很深的有這種感覺。

「慕道友」是稱呼那些願意接觸並逐漸靠近基督教的人們，而當其願意相信上帝並接受這個信仰時，便會經歷決志信主的過程。「決志」即決定志向，決定相信上帝的志向。故同工 A 所使用的這兩個詞彙可見其接觸這個宗教文化的過程，而「揀選」更是她相信這個信仰成為基督徒之後，語言使用上最大的轉變。楊東川（1995，頁 120，引言中之引號為原作者所加）說明，「在聖經中「揀選」一詞都用在主動語態，是上帝揀選以色列人，而不是他們揀選上帝。故以色列人

<sup>39</sup> 以下為同工 A 受訪內容。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是上帝揀選的對象，他們任重道遠，揀選乃是為祂聖名的緣故。」

此外第三章第三節裡，同為原是民間信仰而後改信基督教的伊甸志工 C，在語言辭彙上也出現明顯變化：<sup>40</sup>

我感受到很多上帝的恩典，可是我對祂還是有一點懷疑。因為這很矛盾，比如他們說不能拜偶像，偶像就是類似大甲媽祖或者是說佛教誰誰的，他們就認為這世界上就只有天父一個人，我當然是半個基督徒所謂慕道友，可是我就會懷疑，難道這世界上的空間真的只有一個神嗎？如果這世界上有很多空間的話，說不定它不包括只有上帝的話。然後我還有很多想法無法接受，比如說基督徒不能祭祖又不能吃拜拜的東西，我就無法接受，因為我覺得中國人祭祖是一個傳統。

且自志工 C 的這段剖白中也可以清楚反映出，她內心對傳統文化的堅持，即便她現已決志信主，但可知她尚未完全接受這個信仰。由此也確實印證了，語言反映使用者的文化內涵及文化價值觀。

再回頭看到第三章第二節，自幼便在基督教信仰環境中成長的同工 B，更是在談話中充滿信仰用語，甚至她會到伊甸工作，也是因為信仰的緣故，因為上帝為她開了這條道路：<sup>41</sup>

那時候，我重新被聖靈感動的時候，我是確定是說，跟上帝說我要服事的是大專生，我的負擔是在大專生身上，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那我就回來的時候，我就開始禱告說，求印證說那我是不是要辭職，那印證其實有四方

<sup>40</sup> 以下為志工 C 受訪內容。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sup>41</sup> 以下為同工 B 受訪內容。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面，你都要從這四方面都要得到。一個是上帝的話語就是聖經，一個是環境，環境有沒有這樣子地開路，還有一個牧者的話，牧者就是牧師，屬靈長輩他們的建議，以及你心裡有沒有平安。那我印象還蠻深，那時候我在求這項印證的時候，很清楚就是我有一天靈修讀經的時候，就上帝的話就進來。

此外在她真正決志信主時，她提到：

我高一信主是因為去看一齣舞台劇這樣子，那個舞台劇就是佈道性質的嘛，所以看完以後一定會有一個講員出來佈道，然後傳福音這樣子。

之後她提及大學參加飛颺營隊時，禱告應許的經歷：

我自己對上帝做了一告禱告，而且那個禱告，這個就是告誡眾人，那個禱告有時候不要亂禱告啊，很可怕。我就對上帝禱告說，主啊，求你來磨練我最不足的部分。我傻掉的是，我的裡面有兩個聲音，一個是理智，一個是情感。理智就是說，你看上帝應許你的禱告啊，你不是最不足嗎？

以及她對志工的期望：

可是我覺得，起碼他對伊甸，或起碼他在我們這些中心同工身上看到的見證，我期待是上帝美好的見證，對能夠看到好的東西，或者說起碼他對基督教，或基督徒留下一個好印象。

同工 B 是筆者訪談過程中，最令筆者困擾的訪談人。主因就是來自她所使用的語言，即便語言本身相同，但由於其濃厚的宗教信仰，使其在言談間，處處可見基督信仰的文化意涵。由於筆者並非基督徒，故在訪談過程中備感艱辛，不



僅不明白辭彙涵義，甚至不確定那些辭彙所使用的字彙。毫無疑問地，同工 B 所訴說之個人經歷以及其所使用之語彙，絕對反映了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內涵，也反映了她個人的價值觀。

即便語言使用的辭彙，代表其背後的文化內涵，但辭彙仍只是語言構成的片面而已，往往說話內容的情境才更能表達隱藏其中的文化意義。就如同朱永祥與同工 B 會時常以聖經的內容來開導開解人一般，由此便可突出信仰文化對自身與他人的影響。

上述的諸多例子在說明，即便是使用相同的語言，也可能因宗教文化的差異造成溝通間的障礙。有關語言溝通的另一個根本性問題，即使用不同語言的溝通障礙。在蘭塔島的服務過程裡除有語言不通的問題外，在尋找翻譯的過程中也一樣有使用語言的文化情境問題。由於語言不通衍生翻譯的需求，但翻譯本身也有語言使用的問題，使得溝通在此更形困難。第二章第三節中，伊甸派駐泰國蘭塔島的同工郭詩好便多次提及其服務中無法與人直接溝通的困難，她說：<sup>42</sup>

應該說其實最困擾我的是語言問題，其他說像他們比較被動，或者是比我們做事的速度慢了一點，其實我覺得那都還好。你知道他們是這樣子，就調整自己的步伐，對我個人來講，那都還是比較好處理的部分。那我覺得在語言上，你不能直接做溝通，你沒有辦法直接做溝通，我覺得這是事情最難處理的部分。

最大的問題在語言上，因為台灣派過去的人，一定都是一開始需要翻譯，縱使書上看過去玩過，可是你對於當地人民的狀況跟情況，你不是生長在那邊的，你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磨合或者是去了解，跟我們馬來西亞直接是找馬來西亞長大的人，他是來台灣唸書，然後認同伊甸了解伊甸之後再回

---

<sup>42</sup> 以下為郭詩好小姐受訪內容。

去，那種狀況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差別。

同一節裡，從郭詩妤自泰北找尋翻譯協助的失敗案例來看，適當的翻譯人員確實難覓，且也反映出語言的使用不僅止於會說而已，其背後的環境與文化都影響個人使用語言的能力與流暢程度：

那個先生他的，來這邊工作的整個環境狀況跟工作內容，跟他個人想像的也不一樣，那加上請來的那個男生，他之前也算是讀完神學院，可是他又還不是正式的傳道，然後他的個性算是比較害羞內斂，應該算是個性是比較那樣子。所以那加上泰國北部跟南部這邊整個狀況，地形、氣候、講的話什麼完全都不一樣，所以他來就不太能適應。二來他們在北部，他們那邊，其實北部就是華人又分很多種，他們算是雲南人，所以他們其實自己，他們在家裡什麼全都是講雲南話。所以其實他會講泰文，可是就是那種靈活跟運用度，沒有我們期待就是像一般，就是講一般像國語這麼溜，到這麼溜的狀況。所以就是因為他水土不服，加上他的泰語狀況沒有我們期待到的那麼好，所以後來他來了就不適應，那後來就回去了。

由郭詩妤在蘭塔的服務工作可知，語言確實為了解文化之重要且先決的條件。無論是服務所需抑或日常生活，語言實為溝通之重要橋樑。在筆者於 2005 年 7 月到蘭塔島參與志工服務時，也深切感受到語言在溝通上的重要性，尤其在英語教學與團康活動上，更是深感有口難言的無奈。由於參與服務的志工都不會泰語，故在英語教學上需要翻譯協助，甚至在帶領小朋友玩遊戲時，也受限於語言而只能進行較簡單無須解說的活動。

對照慈濟在柬埔寨發放大米時的情況，也曾碰過語言不通需要倚賴翻譯的問題，然而即便是當地的華僑，在與慈濟志工的溝通中也曾出現發音不準確而導致誤會的趣事（釋證嚴，1996，頁 120）。兩者比較下可發現，短期翻譯易尋，但

長期的翻譯人才便得兼顧其工作能力；另外非營利組織本身的號召力與知名度也是關鍵，就慈濟在柬埔寨發放大米一例來看，其可動員華僑公私立學校全體支援，但伊甸僅能就已有合作的泰北區域找尋適當人力。

### 第三節 跨文化適應

如同第一章第四節裡提及，個人自認歸屬於哪一個文化團體，對文化間溝通有極深的影響。文化認同就是指個人對一個文化或族群所具有的歸屬感，而文化歸屬感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社會化過程。文化認同的形成有三個階段：未審的文化認同期、文化認同的搜索期與文化認同的完成期。在未審的文化認同裡，極容易形成盲目的文化認知，可以第二章第三節中，郭詩妤對泰國蘭塔島穆斯林的看法為代表。

由於伊甸在蘭塔鎖定的服務對象是漁民，故甚少與當地的穆斯林互動，郭詩妤對當地穆斯林的印象，部分便來自漁民對穆斯林的態度。即使當地穆斯林並沒有對伊甸有所脅迫，但因為沒有更進一步的接觸，故也難以扭轉郭詩妤對當地穆斯林的觀感。在筆者於蘭塔島服務時，郭詩妤與羅姐（羅秀珍）也紛紛提醒志工們要小心注意小帽。但筆者在蘭塔島服務的過程裡，卻親身感受到來自穆斯林的善意。譬如有過穆斯林奶奶在看到我們頂著太陽，沿路打掃撿垃圾時，現打現摘自家門前的蓮霧送給我們；也曾碰過穆斯林主動送水為我們解渴。就筆者的觀察裡，實難認同所謂的小帽都是危險的恐怖分子。以此也可以突出，本章第一節裡所提及的刻板印象。所謂的刻板印象是指對一群人過度簡單、過度概括或誇張化的看法。且其容易以人最明顯的特徵加以歸類、並以這一組特徵涵蓋全體，與用同一種方法對待整群人。穆斯林最顯而易見的外在特徵，即男子頭戴小方帽，女子包頭巾，故很自然地使郭詩妤、羅姐與三毛，以這個眼睛可見最明顯的特徵，

來稱呼穆斯林。且由於其對穆斯林的刻板印象，致使他們以一概全，相對忽略穆斯林群體內部的差異性。但也正如筆者的親身經歷，證實了穆斯林之中仍有友善親切的人們。

在第二階段文化認同的搜索期裡，個人會經歷一段批判性思考的歷程，然後重新體認自身的文化認同，但也可能因此帶來認同上的危機。就如同本章第二節所提及的伊甸志工 C，就正面臨了一段認同上的危機：<sup>43</sup>

其實因為我現在還很懷疑，我真的覺得我自己不知道會不會受洗，就像說我覺得有一些基督徒他們一點想法我覺得我不太能接受。可能他們會覺得我才是怪人，他們覺得他們那樣想法對，可是我覺得，我覺得應該要有彈性，不是這樣子。

在志工 C 的批判性思考過程裡，她比較了先前的信仰與現在的基督教信仰，也自這之中反省與批判基督教信仰裡，她所不能接受與認同的部分，特別是在拿香祭祖的爭議上。由於她認為拿香祭祖是傳統，不能因為信仰而背棄，但基督教信仰卻又強調基督徒不該拿香祭祖，也不該出入其他廟宇，這便與她本身的觀念相違背，也因此無法接受。此外她也不能認同基督教信仰裡，只有唯一一個神的觀念，在她所認識的其他信仰中，她也相信有大甲媽祖等其他神祇的存在，故此也為她帶來信仰認同上的危機，致使她對於受洗還有所保留。

志工 C 在蘭塔服務回來後，逐步接受基督教信仰一事，也讓筆者與其他志工深感詫異。而她信主之後，行為上的轉變譬如她不再去算命，則讓筆者相信她確實相信了這個宗教。故她出現這般反思性的現象，也讓筆者意識到自身對於基督徒或基督教的疑惑，或許也曾出現在這些信仰基督教的基督徒身上，而他們或許也在經歷了這段文化認同搜索期之後，才更加確信了這個信仰文化。

---

<sup>43</sup> 以下為志工 C 受訪內容。

在第三階段的文化認同完成期裡，個人已可有信心地肯定與接受自己的文化認同。這可由第三章第二節，同工 B 所表現出的堅定基督教信仰中窺見：<sup>44</sup>

我講白，因為從小因為我個性比較激烈，起伏比較大，所以其實從小我是在這個環境長大，所以自然而然我會覺得對於其他宗教我是非常排斥，非常排斥，那個排斥程度是，譬如說我甚至以前，年少不懂事的時候，是聽到譬如說你也很表明說你是什麼宗教的，然後你也很堅定的時候，我是會覺得說，我心裡就會覺得，那我不要跟你往來，或者說就是你不要跟我談你的宗教這樣子，我難保不跟你槓上這樣子。可是那個是很不成熟的反對，那我覺得也是真的到後來，愈來愈後面的時候，才會說比較怎麼說就是，你今天如果你一開始就擺出那種態度，講白一點你怎麼傳福音給人家，人家怎麼能夠去了解你的信仰。

對於民間宗教，其他宗教信仰不是很認識，講句實在話我太敢亂講，以前會敢亂講啦，現在就知道，對我來說就是保留的態度，因為我不了解。我覺得應該要去認識，動機在於我不了解，我怎麼能去反對它。因為不了解而反對我覺得這是不理性的，如果今天是真的了解了，了解了然後他是真的有些東西是不好的，我覺得那可以討論，可是如果是好的東西那可以成為一種文化。對我來說，我知道說基督教就是我們是只有這個神，不會有任何其他的神，可是我不是說其他宗教不好，只是像有些，像譬如說可能一些想法，或者說一些胸懷一些表現出來的態度，你其實有時候甚至是你必須要去學習的。這是我覺得感恩是後來自己有慢慢成長，就是你必須要持守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態度去面對。

---

<sup>44</sup> 以下為同工 B 受訪內容。

以前到現在，我的環境幾乎都是基督徒比較多，學校不算，我認識的朋友幾乎都是這個裡面的人。那一直到真的是開始出社會工作以後，才開始愈來愈多認識的人是真的不是這個信仰。可是我覺得，也是後來你要去尊重每個人的想法每個人的信仰，對我來說，我會覺得我其實有些東西永祥哥的態度是有影響的。他就是寬容的態度，很開闊的態度，有影響我對其實你應該要這樣做，就像耶穌接納每一個人，祂只是不接納你身上的罪。尤其到這邊（指志工發展中心），愈來愈多我看到的志工，他們可能是民間宗教信仰，或者是沒有信仰，或者是什麼什麼的，那我後來就覺得說，真的你要去學習，你要去用一個很寬容很開闊的心去看，尊重每個人。當你尊重別人，別人才會尊重你，你怎麼樣評斷人家，別人也怎麼評斷你。

由以上可知，同工 B 絕對是清楚並有信心地加以肯定與接受自己的文化認同，甚至她的認同已經高漲到排斥其他信仰的情形。故她也經歷了另一段文化認知的形塑期，讓她自過去對其他宗教信仰的排斥，到現在轉已採取開闊寬容的態度。並且已能防止刻板印象、歧視與偏見等認知，同時也能坦然面對來自他人的刻板印象、歧視與偏見。

筆者在與同工 B 相處的一年裡，可以清楚感受到她在基督教信仰上的堅定程度，雖然她在飯前禱告比大拇指遊戲中不妥協的態度，確實容易造成志工無形的壓力，但是筆者也有感覺到她對其他宗教信仰的尊重，以及她的自我調適。

正如第一章第四節裡提及的幾個文化變遷理論一般，古典進化論無意間促成了民族自我中心偏見，也就是文化認知初期最容易出現的現象，一旦能克服自身的民族自我中心偏見，在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便可避免錯誤認知以達有效溝通。再者文化普同性是既定的事實，是以文化相對論所主張的概念便更形重要，亦即透過該民族的文化脈絡來觀察分析整體現象。故文化間溝通只要在互惠的前提下，秉持誠實與尊重等基本倫理原則，定能達成有效對話，克服文化間溝通的

障礙。

筆者之所以特別強調古典進化論與文化相對論，乃基於古典進化論令後人最爲批判的隱含民族自我中心偏見論點，此乃文化認知中最常見的錯誤認知，也因此突出文化相對論的態度，尊重文化間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也不以單一事件論斷該文化，而是將其置於整個文化脈絡中觀察。故筆者並非要追溯探討文化變遷的起源，而是要分析文化相接觸時所應秉持的態度。是以功能論與結構功能論所強調的文化與社會的功用，在此便未加利用。

整理第二章到第四章的內容可得知，蘭塔島的服務工作裡，語言似乎是最大的問題與困境，但也不能忽略宗教因素在服務中的影響，特別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接觸過程。再看志工發展中心的案例，宗教信仰似乎是影響最大的關鍵，但也不能忽視語言使用在此扮演的角色。是以語言與宗教這兩個文化元素，同時影響伊甸的服務，也形成服務過程裡的衝突，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兩者有比重上的差異。

